

新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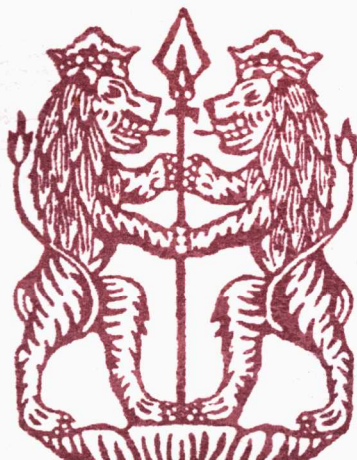


新世纪万有文库

暴风雪

阿克萨科夫著 王忠亮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J512.64
A106

王忠亮
译

暴风雪

——
阿克萨科夫散文集

新世纪
万有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暴风雪: 阿克萨科夫散文集/ (俄) 阿克萨科夫著; 王忠亮译.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3

(新世纪万有文库·外国文化书系)

ISBN 7-5382-4844-7

I. 暴… II. ①阿… ②王… III. 散文-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1937 号

- | | | | | | | |
|-----------|---------------------------|-----|-----|-----|----------|-----|
| 总 顾 问 | 陈 原 | 王元化 | 李慎之 | 任继愈 | 刘 杲 | 于金兰 |
| 学 术 指 导 | 顾廷龙 | 程千帆 | 周一良 | 傅璇琮 | 李学勤 | 徐莘芳 |
| | 傅熹年 | 黄永年 | | | (传统文化书系) | |
| | 金克木 | 唐振常 | 丁伟志 | 黄 裳 | 董 桥 | 劳祖德 |
| | 朱维铮 | 林载爵 | | | (近世文化书系) | |
| | 董乐山 | 殷叙彝 | 陈乐民 | 蓝英年 | 汪子嵩 | 赵一凡 |
| | 杜小真 | 林道群 | | | (外国文化书系) | |
| 学 术 策 划 | 王 土 | 林 夕 | 柳 叶 | | | |
| 文 库 工 作 室 | 俞晓群 | 杨 力 | 马 芳 | 王越男 | | |
| | 王之江 | 柳青松 | 袁启江 | | | |
| 总 发 行 人 | 俞晓群 | | | | | |
| 责 任 编 辑 | 马 芳 | | | | | |
| 美 术 编 辑 | 谭成荫 | | | | | |
| 封 面 设 计 | 陶雪华 | | | | | |
| 出 版 |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 | | | | |
| 发 行 | 辽宁省新华书店 | | | | | |
| 印 刷 | 沈阳新华印刷厂 | | | | | |
| 版 次 | 199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 | | |
| 开 本 |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625 | | | | | |
| 字 数 | 155 千字 插页 1 | | | | | |
| 印 数 | 1—10,000 册 | | | | | |
| 定 价 | 8.30 元 | | | | | |

阿克萨科夫和他的渔猎散文

王忠亮

谢尔盖·季莫费耶维奇·阿克萨科夫 1791 年 9 月 20 日诞生于俄罗斯乌法一个中等领地贵族家庭，父亲是当地高等法院检察官，母亲为官僚贵族后裔。

学生时代是在喀山中学和喀山大学度过的，此时已崭露其文艺天赋。1807 年中止大学学习，赴彼得堡法律起草委员会任翻译，但此期间他更热衷的却是同文艺界人士交往，观赏并亲自参与话剧演出活动。

1816 年与奥·谢·扎普拉金娜（其父为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将军）完婚。不久返回奥伦堡省故居，但并未遵其父命经营家业，而是将心思放在狩猎和钓鱼上面。

1826 年 9 月重返莫斯科，在书刊检查机关供职（任书刊检查官至 1832 年），同时从事文艺创作活动，结识许多著名作家、剧作家和演员。

当发现自己在诗歌和剧本创作方面无何发展之后，他开始了以写大自然为内容的散文创作。《暴风雪》（1834）一文充分显现了他的描写天才，从中不难看出一个艺术家的敏锐洞察力和深厚的文字表达功底。正是受到这篇散文的影响，普希金才在自己的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中也添加了一个相类似的暴风雪场景。

1834 年至 1838 年，作家于康士坦丁测地学院先后任学监和院长。父亲去世后，辞退官职，成了殷实地主，买了几处大庄园，同各界人物（尤其是文艺界知名人士）开始了更密切的交往。

作家的主要创作始于 19 世纪的 40 年代和 50 年代。此间由于视

力开始低下,受到失明的威胁,他便自然地沉溺于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他有时自己动手写,有时求别人代为笔录,创作出许多回忆录式的散文。他的这些作品同通常所说的回忆录不同,除了有关自家家庭的纪事和人物忆旧外,许多文章的主要角色不是人,而是鸟、兽、鱼、虫,其中唯一一个与这些生物同呼吸共命运的人物便是他自己,一个渔夫和猎人。就其内容和语言特点来看,作家的三部早期作品——《钓鱼笔记》(1847)、《奥伦堡省带枪猎人笔记》(1852)和《猎人讲的各种狩猎故事和回忆》(1855)可视为不可分割的渔猎三部曲。这三部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的内容叙述的是为该“专业”人士所感兴趣的诸多细节,似乎只能拥有较狭的读者群,但是它那引人入胜的描写却能紧紧抓住更多的“外行”,使他们也能手不释卷地读下去,同书中的猎人或渔夫共受期待的煎熬,共享成功的喜悦,共感失败的懊丧。

作家对大自然的关系同他本人作为艺术家、诗人和自然科学家的感受融成了一体,使其对自然风景描写的艺术表现手法具有曲径通幽的奇效:他并不倾向于对风景作全景式的环形描绘,而是将它放在易于容纳的个人视野所及的范围内;他用令人信服的细腻笔触勾画枝枝叶叶,同时又不损伤整体大树的主干和底根。俄罗斯散文大师屠格涅夫十分赞赏阿克萨科夫的语言:“这是纯粹的俄罗斯语言,亲切而又率直,灵活而又精巧。没有任何矫揉造作,没有任何冗杂多余,没有任何牵强附会,没有任何晦涩乏味,——用词的流畅和词义的准确均相当出色。”(俄文版《伊·谢·屠格涅夫文集》,1933年版,第12卷160页)

阿克萨科夫的渔猎散文在俄罗斯文学中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对大自然的描写具有真正的现实意义,完全不同于19世纪30年代浪漫主义诗歌和散文在描绘大自然时所特有的那种哗众取宠、咬文嚼字的倾向。

在撰写有关渔猎的散文的同时,作家相继完成了早已开始动笔的《家庭纪事》(1856)和关于个人经历的《回忆》(1856)以及《巴格罗夫孙子的童年》(1858)等作品。至于《家庭纪事》片断(1847)则是在作家

谢世后偶然发现的有关作家家庭第四代的生活片断纪实。该文原本是写在作家的次儿媳的相簿上(显然是作家为了让地了解其丈夫的情况而撰),直到1925年才被C. 杜雷林教授发现,经校勘于1939年发表于《星火》杂志第18期(总669期)。它作为《家庭纪事》的“前奏曲”(早于该作8年)和该作的一个缩影,可让人们得识这位以记叙家庭轶事演绎社会风云的作家的一个侧面,也是对主要描写家族第一至第三代的前面几部作品的补充。

作家于1858年完成的另一部自成体系的作品是同大学生活有关的回忆录式散文《采集蝴蝶》,这部作品的语言、修辞跟对蝴蝶的“素描”同样地辉映着绚丽的色彩,是另一种范围的狩猎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篇作品除了“猎捕”的特征外,还具有“纪事”(家庭的、社会的、自然的)色调,从中不难得识阿氏独具特色的散文创作艺术手法。

作家的最后一篇散文是在他逝世前不久颇具匠心地完成的《冬日随笔》(1858年12月),作品语言生动感人,如同向读者吹来精神为之一爽的严寒气息。冬日的晨曦,光线逐渐照亮了房间角角落落,——这种描写让人深切地感受到了一个艺术大师处于巅峰状态的天才。这篇文字不多的散文是作家于逝世前四个月口述、由人笔录而成的。作家于1859年4月30日与世长辞,终年68岁。

真实地反映生活,热爱祖国大自然并艺术地再现它的本色,具有凸雕式的语言塑造能力、丰富的词汇蕴藏和生动感人的表现手法以及对宗法制度下俄国地主阶级生活的不无批判的描述,使得阿克萨科夫不愧为19世纪俄罗斯著名现实主义作家的一员,同时也在世界文学史册上留下自己不可磨灭的名字。

谢·季·阿克萨科夫作为专事回忆录散文创作的老一代俄罗斯作家,其作品却很少被译成汉语,原因安在,一时颇难说清楚。此次有幸介绍这位值得尊敬的老者,译者力图使中国读者对其人其文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这从所选的各具特点的代表作中不难看出。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内容及写作背景等,除保留了原著中的注释外,译者也煞费苦心地增添了一些自认为很有必要的注释,但愿它能像谷氨酸钠那样调理品味,而不会是逼人强咽的“杰米扬的肉汤”。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所译作品多有涉及猎捕与描述野兽、禽虫内容,而译者在这方面的知识 & 经历均较贫乏,虽多方势力充实,疏漏之处恐仍难免,敬希行家不吝赐教。

1996年3月于哈尔滨

目 录

阿克萨科夫和他的渔猎散文

王忠亮

冬日随笔	1
暴风雪	5
《家庭纪事》片断	15
采集蝴蝶(大学生往事)	20
奥伦堡省带枪猎人笔记(节选)	74
猎人讲的各种狩猎故事和回忆	132

冬日随笔

1813年，从尼古莱节^①那天开始，岁末严寒裹得树木喀喀作响；特别是冬至以后，正如民谚所说，“日光随夏去，寒意逐冬来”，天气变得益发冷酷了。严寒与日俱冽，12月29日这天水银柱骤跌，最后凝在了红色小球体中。鸟儿飞着飞着陡地从天空坠下，身子立即冻僵了。往上泼出一杯水，回落下来的竟然是飘散的沙楞楞的冰碴霜末。地上的雪并不多，充其量也不过1俄寸^②，但裸露的土层被冻的厚度却有四分之三俄尺^③左右。农民们一边挖坑埋柱盖禾捆干燥棚，一边说，他们从未见过冬天大地会冻得这么深，心里倒希望明年能有个更好的收成。空气干燥而又稀薄，凛冽，犀利，害得这里那里伤风、感冒不断发生，太阳起床和就寝时耳边套着火圈，月亮遨游天空时冒出一道十字形的光环。一堆堆谷粒尚未来得及扬筛，看样子一时也难以收拾停当。人们在水塘上用冰镩和斧头猛劲地砸冰凿洞；冰层厚度几乎有1俄尺，当砸到水表面时，水受到沉重的冰壳压仰，会像喷泉一般往上涌，于是只好将冰窟窿扩大，以使水平静下来，而为了便于清理冰碴，就得铺垫木板搭成小桥。牲畜只有不断进食才能维持体温，这年的饲料消耗超过往年一倍，而由于夏季干旱草料收割不足，禾秆又相当有限，农民们唉声叹气，担心

① 尼古莱节——俄旧历12月6日。（译注。以未凡未标明者均为译注）

② 1俄寸=4.4厘米。

③ 1俄尺(16俄寸)=0.71米。

饲料很快告罄，等不到冰雪融化时就会空槽。出于无奈，只好宰杀多余无用的牲畜。然而，畜肉售价低廉：牛肉1俄磅^①卖3戈比^②，而羊肉只值2戈比。富家农户当然每餐不能缺少新鲜肉食，但很快发现，肉类食品会使人增病添灾，于是畜肉便成为人们望而生畏的东西了。

冬日景色十分令人神往。严寒从树干和树枝桠中挤榨出湿润的水分，灌木丛和树木，甚至芦苇和高大的蒿草都涂上了厚厚一层白霜，阳光和煦地穿透这些白霜，撒下宝石般的寒光。短暂的冬日白昼是那么美好、清新、幽静，昨日与今日堪同两滴水般毫无二致；然而，不知何故，心境居然变得苦闷而不安，老百姓们亦愁容满面。疾病蔓延，缺风少雪，牲畜即将断槽。怎能不愁容满面？人们开始祈祷早日降雪，如同夏日求降甘霖。最后，天边果然长出了小辫儿，严寒开始肆虐，蔚蓝的天空黯然失色，西风骤起，绒毛般的白云不知不觉中聚拢过来，遮蔽了远方地平线。风似乎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停息了，于是那令人渴望的一大片一大片的雪花缓缓降下。这些雪片先是在空中飞舞着，旋转着，然后才悠然地坠到地面。农民们望着这团团转动的雪花，欣喜之情油然而生。这场雪从农家早饭时开始，越下越猛，越下越厚。我一直喜欢雪天，爱看雪花飘飞、坠落。为了能更全面地欣赏这自然美景，我来到田野，于是一幅美妙绝伦的画面凸现在我的眼前：我周围的无际空间泛成一条雪流，宛如天穹裂出一道缝隙，将雪绒遍撒尘环，把不停的运动和惊人的寂静填充于整个空气之中。漫长的冬日黄昏降临了；纷纷坠落的雪花开始覆盖一切物体，用白色的阴影为大地披上外装。

对于我这个酷爱狩猎的带枪猎人来说，细霜不无益处，从房

① 1俄磅=409.5克。

② 俄辅币，为1卢布的百分之一。

门口猎射黑琴鸡既方便又易得手，但当看到人们面带愁容、感受到众望所归的心情时，我反而对纷飞大雪倍感亲切了。我转身返回家去，但并未回到窒闷的房间。我朝花园走去，心旷神怡地沿着大片雪花遍撒的园中小径踱起步来。农舍中闪亮了烛光，纤细的光线横躺在路面上；周围的物体交织在一起，沉浸在逐渐暗淡的空气中。我走进屋去，但又良久地伫立在小窗旁，直到难以辨识出那纷飞跌落的雪花模样……明天将会是一场怎样的雪哟，我这样想，如果临晨不再飘落雪花，那么循着雪上的爪迹将会发现灰兔……我用美丽的构思在勾画一个猎人惯常拥有的向往和幻想。我十分喜欢跟踪这些灰兔，它们大量繁殖于山谷中、农家谷仓里。我从傍晚开始准备猎人出猎所需要的一切给养和弹药；三番五次地跑出屋外观看雪情，待确知它仍其势如初、均匀遍撒大地时，才怀着愉快的心情睡去。冬夜，尤其在乡村，由于就寝早，显得格外长：躺下身来，巴望着天明早到。我惯常喜欢于黎明前两小时睁开睡眼，不点蜡烛，静候晨熹。这日我醒得非常早，起床后立即跑到院中探究实情。院中万籁俱寂。微风轻柔，尽管气温在摄氏 20 度以下，我却感觉不到一丝寒意。雪云已经睡足了觉，只有一些迟来的雪花不时跌撞在我的脸上。村子已苏醒；草舍里闪现出盏盏灯火，升起了炊烟。谷场上，迎着闪跳的秸秆燃烧的火光，人们开始打谷了。从邻近的谷物干燥房不时传出阵阵话语和链子击打声。我望得出神，听得着迷，好不容易才返回自己那温暖的居室。我面对小窗坐下，两眼瞅着东方，好长一段时间未能觉察到任何变化。最后，窗外映出一片特殊的白色，将瓷砖砌就的炉台涂上一层洁光，那只此前难以分辨的书橱在墙边渐渐露出自己的姿影。在另外一个房间（房门敞着）已经燃着了火炉。炉门不时启闭，嘶嘶、噼啪声不绝于耳，炉火照亮了房门和半壁内室，发出欢快、惬意和殷勤好客的光辉。然而，白昼毕竟很快开始行使自己的主权了，劈柴燃烧出

的火光逐渐失去了照耀的光彩。啊，内心里多么舒畅、多么甜美！安详，静谧，愉悦！一种不可名状的欣慰的温馨幻想充满心灵……

“老爷，马已经备好，该上路了！”屋外传来葛利高里·瓦西里耶夫的声音，他是我行猎的好伙伴，跟我一样酷爱狩猎。这声音把我唤回到现实中来。甜美的幻想陡然逝去！灰兔的足迹涟漪般在我眼前泛起。我急忙从墙上摘下心爱的猎枪，那个忠于职守的西班牙帮手……

1858年

暴风雪

序 言

如果《俄罗斯恳谈》的尊贵的评论家^①在评论拙作《家庭纪事及回忆》时未谈及这篇描述奥伦堡省暴风雪的短文,我恐怕不会把它印出来的。他甚至还摘录了该文的某些字句,在其上面大作文章。评论家先生对我的文章过分赏识,我本应领情感激,不便提出异议,但我对其中的某些论点却不能苟同。首先,我不同意,似乎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巴格罗夫^②(在《吉日》中对他的描写)“被自然景物的描写挤在了一边”;似乎读者“看到更多的是奥伦堡省的《吉日》,而非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的《吉日》,后者似乎已退居于次要地位”。我不打算谈论这两篇作品中的描写文字的优越之处;对此每个人都可依其自身的感受予以评述;但我认为,与其说巴格罗夫老人身处大自然的氛围之中,勿宁说这是为了完满地塑造形象的需求。我也不同意,说我“对库罗列绍夫^③的事迹吝惜笔墨”以及我“对他的行为描写多采用粗线条”。这些描写是否成功,那是另一回事;但我仍然坚

① 当时署名为 Н. Г. (真实姓名为 Н. П. Гиляров-Платонов),其所写该长篇评论文章发表于《俄罗斯恳谈》杂志(丛刊)1856年第1册,“评论”栏,共69页。

② 读人为作家祖父,文中括注内所指作品原题为《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的一日》,系《家庭纪事》第一片断(斯·米·巴格罗夫)的第四节。

③ 作家的姑祖父。

信,对库罗列绍夫的细节描写所用笔墨已足够其量,如果再增加,则其艺术感染力必将遭受损失。我最不同意的是,说我在《暴风雪》中所叙述的事件是非自然的,似乎是作者随心所欲臆造出来的。请看这位尊贵的评论家是怎么说的:“其中尚有非自然的文字描写,如文中老人的话:‘把大车集拢在一起,卸下马,围成一道圈子。’等等。你们是否已感觉到了该文中此等并非30年代所具有的非自然的人工凿就的环境描述——只借助于外形效果而缺少事件进程中的必要的因素?老人提出忠告,某些人言听计从,因而保全了性命;另外几个人未予理睬,因而受冻身亡。还有,是否有必要出人意料地一定要让一个人身靠大车店的板墙一命归阴!难道就那么凑巧:新来的一队马车正撞在被雪掩埋了的老人及其一伙人所在的地方——那被雪拱起的显而易见的几堆雪包!①除非是硬塞寓意,绝对难让人信服这是司空见惯之事。”等等。对此我只能说:我所讲的这件事的确是事实,就发生在离我的故乡不远的地方,是我亲耳听当事人详细叙述的。为使读者能分辨真伪,不为评论家所左右,为使读者难能找到那莫须有的“非自然性”和“寓意”以及作者的“臆造”等,我认为重新刊出这篇目前尚为人鲜知的短文,实乃最佳良策。此外,我的读者群中的某些人也许会对下面这一情况感兴趣:同一个人在发表那两篇深受读者喜爱的名为《家庭纪事》和《回忆》之前二十五年,又是怎样写出这篇文章的?本来那时作者除了写些不得已而为之的小文外,是什么也不写的。不过,除了上述异议外,我对评论家就我在“中学末期和大学初期”这段青少年回忆录中的核心部分所提出的意见,深表同意,并向他致以诚挚的谢忱。这部分“就其对整部作品的主题思想和本身的结构来

① 被雪掩盖的大车队横在道路当中,新来的车队注定要撞见。雪包高筑的目的就在于让驾车人远远便能看到。农民夜间在草原上险遇暴风雪时亦常如此办理。——原注

说”的确写得苍白、琐碎、推敲不足。我不知道,我是否会有机会改正这一错误。这部分回忆需要进一步加工,以使之更趋详尽、连贯、生动。

想当年,《暴风雪》这一短文曾因某种特殊的、令人忍俊不禁的情况而受到重视,其缘由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做一叙述。1834年,米·亚·马克西姆维奇^①编辑出版《朝霞》丛刊,盛情向我约稿,让我为这部文集写些什么,令我无法推辞。该时我正忙于康斯坦丁诺夫测地学院^②的改建工作,作为未来的院长,我负责制订远景发展规划。说实在的,当时我真没有闲暇时间,但既然答应了马克西姆维奇,岂能食言。虽然我那时离开奥伦堡省已经六年多了,但它那夏日风光和冬景致依然栩栩如生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我回忆起那可怕的暴风雪(我曾不止一次身临其境而险遭不幸,有一次甚至躺在草垛里度过一个夜晚),回忆起亲耳所闻的有关遇难马车队的往事,——遂写出了《暴风雪》。我当时(乃至永远)同《莫斯科电讯》杂志的出版人^③关系齟齬,而《朝霞》出版人同他少有交往,曾一度参与其编辑工作,以期日后能对该丛刊有所关照。《电讯》对某一作品的赏识当时在读者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直接关系到刊有该作品的书刊的销路。我十分清楚,我的文章如果在《朝霞》发表,一定会使波列伏伊先生大为不满,从而对该杂志不满。《电讯》的谩骂对我来说已司空见惯,我一直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但我不愿《朝

①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马克西姆维奇(1804—1873)——基辅大学校长,莫斯科大学植物学教授,俄罗斯语文教授,民族学家,历史学家,诗人,《俄罗斯思谈》杂志编辑(1859年),丛刊《朝霞》三期(分别出刊于1830,1831,1834年)的出版者。

② 该校为纪念大公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而命名,始建于1779年;1919年改为莫斯科测地学院。

③ 该刊出版人为尼古莱·阿列克塞耶维奇·波列伏伊(1796—1846)——历史学家,评论家,小说家,戏剧家,《莫斯科电讯》杂志(1825—1834)编辑兼出版人。

霞》受损，便在交稿时提出一个条件——不署真实姓名，让所有人（除马克西姆维奇外）都不知道《暴风雪》一文作者是我。此约定付诸实现了。《朝霞》问世后，《莫斯科电讯》对该丛刊倍加赞赏，尤其高度评价了我的这篇短文。《电讯》评论家说，该文“别具匠心地描绘了奥伦堡大草原的冬季暴风雪”，还说“如果此短文系某部长篇小说或中篇小说的一个片断，那么读者将会有幸地读到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我不敢保证所摘录的话十分准确，但《电讯》所发表的评介文章使用了如上一些词语、表述，如上看法是毋庸置疑的。后来，当波列伏伊得知该短文的作者居然是我时，气愤已极，险些同《朝霞》的出版人吵翻。我记得，一位我们都熟知的擅长讽喻的作家曾挖苦波列伏伊，夸奖他能对自己的宿敌采取不计前嫌、一视同仁的态度。现在事情有些不妙了：《莫斯科电讯》的出版人不便承认他事前并不知晓该文作者是我，又不能将自己的评介文字收回。于是，波列伏伊先生只好默默地吞食这颗裹着金衣的苦果，即忍气吞声地听任别人夸耀他善意对人、办事公允了。

氤氲泛白的天空中没有一朵云彩，茫茫雪野上没有一丝风。模糊不清的红日从并不太高的中天滚向并不遥远的西方。凛冽的严寒封住了大自然，压榨、鞭挞、刺灼一切生物。然而，人却善于同自然界调顺情感，和缓它的暴戾；俄罗斯庄稼汉不畏严寒。

一个并不庞大的货车马队沿着一条如同农家雪橇轧就的那般狭窄的乡间小路——莫如说是轨迹——吃力地爬行着，这条非人脚踩出来的路好像是不久前刚刚铺就在一望无际的雪原上。雪道承受重压，发出尖厉刺耳的声响，钻入不习惯这种声音的耳朵里，好不耐烦。庄稼汉们身着熟皮短大衣、皮袄、农织无领上衣，巴什基人惯戴的不透气的尖顶大耳皮帽一直拉到额头

上,欢快地跟在自己的大车后面跑着。他们身披白霜,帽结冰碴,微微咧着嘴角,从里面喷出团团白气,如同大炮刚射击出炮弹后尚未遁迹的硝烟。他们蹦蹦跳跳,说说闹闹,你推我搡,不时有人被从狭窄的路上挤跌到旁边的大雪堆里,手抓脚蹬,挣扎半天才会从雪绒垛里爬出来,重新回到踩实的路面上。于是便传来一串串俄罗斯俏皮话,那种令人倍感亲切的讥讽言词:“你咧咧得还不够劲儿,”一个对另一个说,“舌头有点儿发烧,天这么热,烤烤吧!”——“别胡扯瞎掰啦,”另一个也不让份儿:“你自己个儿冒汗都冒打颤儿啦!”大家听罢哈哈大笑。俄罗斯庄稼汉就是如此在严寒中温暖着自己的精神和肉体。

大车队迅速朝前移动,带着小跑驶过缓坡,冲上了高地,来到一处小白桦树林——这片大原野中唯一的一块小森林。可怜的小白桦林丛给人一种多么奇妙而又伤感的景象啊!它似乎长时期遭受着飓风的袭击或被巨雷轰过;整个扭曲了模样。幼小的树干盘绕成各种形状,弓着身子将自己的柔弱枝头嵌入雪堆中,那样子好像在竭力往外拽拉它们。较老一些的树已横腰裂断,树桩高耸那里;另有一些桦树四分五裂躺在地上,树身朝旁边斜歪着。“真是怪事!”一个年轻的庄稼汉说,“是哪个树精林妖把小白桦树弄成这个惨样?”——“不是妖精干的,是霜!”一位老人回答道。“你瞧,那树杈上粘着多少霜啊……这可是重载啊!要知道,霜下面是一巴掌厚的冰,常常是偏向一边,用不上半夜就能搞成这个样子。等到冰雪开化时,还会活过来的,不过不是每年都会碰到这种事,一旦它能缓过来,那年头准会有好收成。”——“可又怎么对付霜哪?……”年轻人接过话头,想要问个究竟。然而,老人这时注意力已不在这里了。他眯缝着双眼朝四面望了一阵,跛着脚走到路面中间,声色俱厉地喊了起来:“小伙子们,别扯个没完没了啦!离大车店还远着哪,眼看就要黑天啦,难对付的事还多着哪。抓紧缰绳,坐牢靠,马赶麻利点儿!